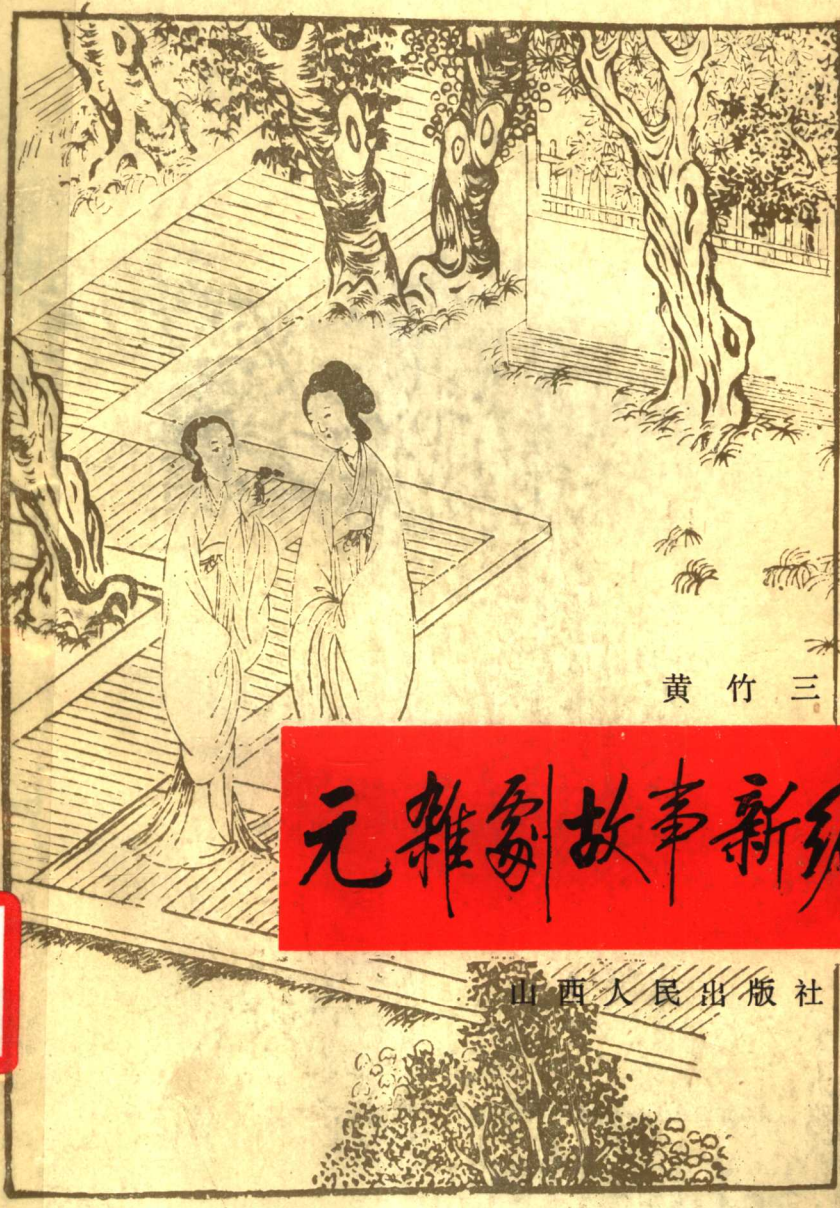




黄竹三

元雜劇故事新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247.8

14923

元雜劇故事新編

黃竹三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元杂剧故事新编

黄竹三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25 字数: 361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240册

*

ISBN 7—203—01218—2

G·536 定价: 7.15元

序

多少年来，戏曲文学不被人们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贯彻执行了“百家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政策，进一步以马列主义的正确观点对待戏曲遗产，产生了良好效果。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戏曲艺术的发展，也是几经盛衰，十年内乱的余波所及，使有些青年对祖国的戏剧宝贵遗产以及舞台演出，基本上处于一种茫然隔膜的状态，这对戏曲艺术、戏曲文学的继往开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十分不利的，有识者对此不无忧虑。

去年九月，我在山西临汾与在山西师范大学任教的黄竹三同志见面。他谈及在自己从事戏曲史和古典文学教学的过程中，感到许多青年人阅读古典戏曲原作不无困难，甚至缺乏兴趣，因此萌生了编写戏曲故事的想法，想以此作为普及古典戏曲工作的一个方面的尝试。他自1982年开始编写，共三十篇，现已最后完成，书名《元杂剧故事新编》，约我为之写几句话。我当即欣然应命了。

历代戏曲从来是有盛有衰的，其衰微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由于不可抗拒的社会变故；有的是由于自身丧失了生命力，脱离了群众，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但是，我们常常

看到有些青年对于优秀戏曲剧目甚或古典名著表示冷漠的现象，未必都是由于上述原因。举例说，去年我应邀到山西师范大学和山西大学讲学时，就了解到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很少有接触中国戏曲演出的机会，即使偶而可以读到个别戏剧古典名著，因在一段时间内受戏曲文学不算是文学的错误观念的影响，并不把它放在重要位置，因而不可能认识中国戏曲文学遗产的真正价值，更谈不上对于戏曲艺术的欣赏和爱好了。我那次在山西师范大学讲的总题目是《中国戏曲举世无双》，在山西大学讲的总题目是《中国戏曲与八十年代新青年》，是有针对性的。着重介绍了中国戏曲的高度成就，指出当代青年人的时代责任，而且分别邀请了山西省和临汾地区的文化厅、文化局、戏曲研究所、剧院的领导同志一同到学校和师生们会晤，在“牛郎”“织女”间搭起了鹊桥，大家都重视创造条件，解决青年们特别是大学生接触和观摩戏曲演出的问题，结果皆大欢喜。在北京，也是如此，例如前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正在学习“王西厢”的时候，老师特为组织学生们同在京的许多大学排队购票观摩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我根据“王西厢”改编的昆曲《西厢记》，这在学生中间引起了热烈反应和浓厚兴趣。他们由不接触到接触，由不了解到懂得，由不爱好到爱好。后来北大成立了戏曲爱好者协会的研究组织，与这种由接触而爱好的活动不无关系。马克思说过：“艺术这一行，它也培养懂得艺术和欣赏艺术的人。”人们对艺术美的感受能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这就有一个培养懂得和欣赏能力的过程。在适应观众的同时，我们有责任以多种方式引导观众的审美趣味，提高其鉴赏水平。培养广大的新的戏曲欣赏者，爱好者，是与中

国戏曲的命运存亡攸关的，这具有战略意义。我认为竹三同志编写戏曲故事的设想与实践，是有益的措施之一。

我国戏曲历史悠久，艺术遗产极为丰富。仅以历代剧作来说，真是浩如烟海，其中不少佳作，堪称文学瑰宝。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包括散曲、元杂剧），异军突起，形成了另一个高峰。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戏剧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作者群星辉映，才情横溢，许多不朽杰作反映了当时被压迫人民的深重苦难和美好愿望，揭露和鞭笞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丑恶，而且富有艺术性，诗意无穷，文采斐然。它们不仅在舞台演出中叩动观众的心弦，也在案头披读中震撼读者的魂魄。七百多年来，通过各种戏曲形式的改编演出，流传甚广，有的剧本如《西厢记》，《赵氏孤儿》等，还译成外文，在国际享有很高声誉，有广泛的影响。

我读过《元杂剧故事新编》部分文稿，感到作者所确定的篇目首先选取历代传诵的元代戏曲名篇的考虑，是适当的。所选作品，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好，对今天现实生活和文艺创作有借鉴启发作用；又考虑选取不同的戏剧样式、不同时期的创作和不同题材、风格、流派的代表性作品。目的是通过这些戏曲故事，使读者对元代戏剧全貌获得初步认识，从而得到艺术欣赏，并引导对进一步研读原著的兴趣。每篇故事之前，用简洁文字介绍作者生平、思想、故事的源流演变、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包括当前在国内外流传演出情况），使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获得一些戏剧史知识，作到了趣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改写时力图忠实于原作，除个别细节根据写作需要适当剪裁以有利于

环境和人物心理描写，并删除封建性糟粕和色情描写外，对剧目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尽量保留其原有风貌，也是很适当的。

这本书文笔通俗，它用白描的笔法言情状物，引人入胜，多角镜般的从各个阶层、各个角度，描绘出多种人物和他们复杂的斗争生活。通过三十个动人的故事，勾勒出一整幅波澜起伏、色彩斑斓的元代历史风俗画卷。它对培养新的戏曲欣赏者、爱好者，增进其戏剧历史知识，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它是青少年读者的良师益友，因此，我乐于推荐。

马少波

一九八五年元旦于北京

目 录

序	(1)
窦娥冤	(1)
救风尘	(22)
望江亭	(41)
单刀会	(59)
鲁斋郎	(71)
梧桐雨	(91)
墙头马上	(105)
汉宫秋	(121)
西厢记	(135)
潇湘雨	(182)
赵氏孤儿	(201)
秋胡戏妻	(221)
曲江池	(238)
李逵负荆	(252)
遇上皇	(269)
张生煮海	(279)
柳毅传书	(291)
风光好	(305)
看钱奴	(320)

虎头牌	(341)
倩女离魂	(356)
东堂老	(369)
两世姻缘	(385)
范张鸡黍	(396)
陈州糴米	(408)
昊天塔	(426)
隔江斗智	(439)
赚蒯通	(455)
琵琶记	(467)
拜月记	(507)

窦娥冤

《窦娥冤》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悲剧，它的作者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

关汉卿，号己斋，大都（今北京）人。生活在金末元初，早年当过太医院尹。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便“不屑仕进”，沦落下层，成为书会才人。他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特别是对被压迫妇女深表同情，写过不少以下层妇女为主角的作品。关汉卿一生创作了六十多个杂剧，今天留存下来的还有十多个，《窦娥冤》是其中最负盛名的。

这个戏全名叫《感天动地窦娥冤》，是从汉代“东海孝妇”故事演化来的。作者在民间传说和以前戏曲创作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把它写成一部激动人心的悲剧。剧作通过窦娥不幸遭遇的描写，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揭露了封建官吏迫害人民的本质。“官吏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是全剧的主

题。故事还描写了窦娥临刑誓愿和鬼魂复仇，这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存在的，那不过是作者同情被害者，希望她们取得斗争胜利而使用的浪漫主义手法。

几百年来，《窦娥冤》在戏曲舞台上盛演不衰。明代有人把它编成传奇，叫做《金锁记》；清代又改编成《六月雪》，结尾变成窦娥临刑得救、父女夫妻团圆，这就减弱了原作的战斗性。解放后，蒲剧根据关作重新改编，恢复了原本精神，受到观众的欢迎。现在，这个戏已译成多种外文流传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话说楚州地方(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县)有个穷秀才，名叫窦天章。他原来是长安京兆人，从小饱读诗书，很有学问，但时运不济，科举考试连年失利。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妻子又得病死去，撇下一个三岁的女儿端云。弄得他一贫如洗，生活无着，流落到这楚州。

在端云六岁那年，窦天章向城里一个叫蔡婆的寡妇借了二十两银子。第二年，连本带利该还四十两。蔡婆常常催他还钱，可是，窦天章连生活都没法维持，哪里有钱还债呢？那蔡婆见端云长得秀丽可爱，想把她要过来给自己八岁的儿子做童养媳，算是抵偿了所欠银两。窦天章无力还债，又逢着这年是大比之年，眼看着考期快到，自己上京的路费还没有着落，无奈，只好答应把女儿送给蔡婆。

上京的日子到了，窦天章把女儿送到蔡家。蔡婆笑嘻嘻

地交还了借钱的文书，另外，还给他十两银子做盘缠。眼看就要和女儿分离，窦天章无限悲伤，蔡婆安慰他说：“窦秀才，你放心去吧！端云由我抚养，我会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

“多谢您的好意。”窦天章连连道谢，然后，又对她说，“以后端云孩儿犯了过错，该打的时候，看在小生的面上，骂她几句出出气；该骂的时候，请少骂几句，就可怜她是个没娘的孩子吧！”

回头又含泪嘱咐端云：“孩子，从今以后你要处处小心，可不比过去在我跟前，我可以将就你。你要是顽皮，那是自讨苦吃哟！孩子，我把你寄养给人家，实在是出于无奈啊！”

端云虽然是个孩子，但生活的艰辛，早使她懂事了。听着父亲的嘱咐，她心里十分难过，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簌簌地直掉下来。

窦天章带着一颗痛苦的心，离开了自己的女儿，向京城去了。他哪里知道，这一去竟成了生离死别！

二

时间过得飞快，匆匆十三年过去了。端云自从到了蔡家，被蔡婆换了个名字，叫做寒娥，一家搬到了山阳县居住。寒娥十七岁那年，和蔡婆的儿子成了亲。婚后不久，丈夫不幸染病去世，她又成了可怜的寡妇。从此婆媳二人相依为命，靠着蔡婆放债勉强过日。

山阳县有个姓卢的医生，因为他为人不三不四，医术又

欠高明，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做赛卢医。这赛卢医在南门外开了月生药铺，曾经向蔡婆借过十两银子。一年过去，本利该还二十两，蔡婆多次催索，他总是推托不还，而且，渐渐起了歹心。

这天，蔡婆实在不能再等了，便亲自到赛卢医的药铺去讨债。

“赛卢医在家吗？”蔡婆在门外大声喊叫。

“您老来了？请家里坐！”赛卢医迎出门来，一脸和气地说。

蔡婆进了药铺，坐在柜台里面，瞧了瞧赛卢医，说：“你欠我的银子日子不短了，今天就还了我吧！”

赛卢医早准备好一套托词，他脸上堆满笑容，对蔡婆说：“实在不瞒你，我店里不敢放钱，银子都在家里呢。你跟我到村里去取吧！”

蔡婆听了，信以为真，便跟着赛卢医往城外走去。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赛卢医看看前后没人，便对蔡婆说：“您看后面谁来了？”

蔡婆不知是计，回头一看，赛卢医马上从腰间拿出一根绳子，兜头套在蔡婆脖子上，使劲便勒，蔡婆拚命地挣扎。

也是蔡婆命不该绝，就在这时，有个老汉和后生从这里经过，听见有人喊叫，便跑了过来。赛卢医一看有人来了，连忙扔下绳子跑了。

那老汉和后生赶到蔡婆身旁，见她已昏倒在地，用手摸摸，似乎还有些脉息，连忙把她扶起，掐住人中，好一会儿，蔡婆才苏醒过来。

“婆婆，你是什么人，怎么被人行凶勒死？”那老头

问。

蔡婆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呜咽地向他们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没想到这两个家伙也是不良之辈。那后生叫张驴儿，老头是他父亲。听了蔡婆的叙述，张驴儿顿生恶念。他把老头拉到一旁笑嘻嘻地说：“爹，你听见了吗？她家有钱，还有个守寡的媳妇，我们既然救了她，少不了要谢我们，不如你娶了这婆婆，我娶她媳妇儿，这该多好！你去和她说说。”

老头听了，乐滋滋的，两眼眯成一条缝。真个把这话对蔡婆说了。

“这是什么话？我回家去，多送你们些银两就是了。”蔡婆听了有点不高兴。

张驴儿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你不愿意，还想用银子哄我？不行，赛卢医的绳子还在这里，干脆，我仍旧勒死你吧！”说着从地上拾起绳子，往蔡婆脖子上就套。

蔡婆浑身哆嗦，慌作一团：“大哥，你别生气，让我慢慢想想。”

张驴儿大声喊道：“还想什么？你就跟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妇！”

蔡婆哪里受过这样的恐吓？她又惊又怕，心想：“这里没有人烟，我不依他，他真个把我勒死，不如到家再说。”想到这里，便战兢兢地说：“不是我不答应，我家还有个媳妇，这事得她愿意，你们先随我回家去吧。”

“这算便宜了你！”张驴儿把绳子一扔，和他老子跟着蔡婆回城去了。

三

窦娥正在家里等婆婆，半天过去了，婆婆还没有回来。她心里烦闷，思前想后，不禁想起了自己悲惨的身世：自小和爹分别，不觉十几年过去了，不知他老人家现在怎样了？可怜自己孤单一人，无依无靠，丈夫又已死去，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就在窦娥忧伤的时候，蔡婆慌慌张张跑了回来，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

“婆婆回来了？出什么事了？”窦娥连忙上前，关心地问。

蔡婆呜呜地哭了起来。窦娥好奇怪，问道：“婆婆，你为什么这样伤心？是不是讨债时受气了？”

“唉，别提讨债了。我到赛卢医家要银子，他把我骗到郊外，要用绳子勒死我。”蔡婆眼泪汪汪地说。

窦娥又惊又气，忙问：“后来怎样了？”

“后来，亏了个姓张的老汉和他儿子张驴儿救了我，可那老汉又要我招他做丈夫，我是为了这个烦恼哟！”说到这里，蔡婆又哭了起来。

窦娥气极了，哪里想到世间竟有这样厚颜无耻的人，竟乘人之危！好一会儿，她问婆婆道：“你没答应他吧？”

蔡婆低下头，没有说话。窦娥瞟了她一眼，劝道：“婆婆，这事可千万不能答应，你想，咱家又不是没饭吃，没衣穿，又不是欠人银两，被人逼迫不过。再说你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怎能再招丈夫呢？”

“媳妇，你说的都是理，只是我性命是他爷儿俩救的，少不了要谢他们。我本来想到家多拿些银两谢他，不知他们怎么知道咱家有个媳妇，说咱婆媳俩都没丈夫，他爷俩又没老婆，正是天缘巧合。要是我不答应，他们仍旧要用绳子勒死我。我一时被吓慌了，不要说我许了他，连你也许给他儿子了！媳妇呀，这实在是出于无奈，如今他爷儿俩个正在门口等回话呢！”

寒娥非常生气，猛地背过身去，说道：“要招你自己招，我决不要！”

正这当儿，张驴儿父子闯进来了。张驴儿一进门就嚷：“‘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好女婿，好女婿！便宜啦！便宜啦！”说着嘻皮笑脸对着寒娥行礼，寒娥转过身去，走到一旁。

张驴儿见寒娥长得眉清目秀，乐得手舞足蹈，又上前涎着脸儿说：“咱爷儿俩这身材相貌都不赖，做女婿没说的，你别错过了好时光，快和我拜堂吧！”说完动手动脚想搂寒娥。

寒娥心里早已冒火，这时哪里忍受得了？她猛的一推，把张驴儿推倒在地，然后圆睁杏眼，指着张驴儿骂道：“你这死囚，放明白点！我们婆媳虽是普通人家，可也懂得礼义廉耻，要想欺负咱们，这辈儿休想！”她一甩衣袖，回自己屋里去了。

蔡婆见媳妇如此刚烈，生怕闹出事来，连忙上前陪不是：“千万不要生气。你们有救命之恩，难道我不想报答？只是我这媳妇脾气有点倔，既然她不肯招你儿子，叫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豁上好酒好饭供养你俩在家，等以后我

媳妇回心转意，再说成亲的事，你们看行吗？”

张驴儿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冲着窦娥的身影嚷道：“好你个贱货，你就是黄花女儿，扯了一把也不该这样狠，平白地推我一跤！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我当面赌个咒与你，今生今世我不把你弄到手，也算不得男子汉大丈夫！”

四

张驴儿父子赖在蔡家住下以后，耍出各种手段，逼迫窦娥就范，窦娥坚决不从，恨得张驴儿牙痒痒的。

经过城外的一场虚惊，再加上两个流氓每日纠缠，蔡婆渐渐身体不支，终于躺倒了。窦娥心里忧伤，但一个柔弱无依的女子，这时除了尽心服侍婆婆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张驴儿可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他认准这个机会，便想：“如果把婆子弄死，那妮子不就顺从我了么？”主意既定，便出门买毒药去。

“城里人多口杂，要是到药店寻毒药，嚷起来可不得了，对，前日在南门外见有家药铺，不如到那里去讨。”张驴儿盘算好了，直奔南门而去。

来到药铺，进门一看，药铺的掌柜似乎有点面熟，张驴儿眼珠滴滴溜溜地转了转，暗自点了点头。

“掌柜的，我买服药。”

“什么药？”

“毒药。”

掌柜吓了一跳：“毒药？谁敢拿毒药给你，你这家伙好大胆！”